

滿洲丐幫



王
曉
昌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雪窝里的“路倒”	1
第二章	初进福兴居	11
第三章	风尘女丐	31
第四章	滴血的密鞭	64
第五章	女大十八变	86
第六章	两本同样的家谱	115
第七章	黑色的圈套	132
第八章	一对老相好	146
第九章	朦胧的苦恋	160
第十章	血泪棒槌营	176
第十一章	再进福兴居	196
第十二章	火烧太平街	209
第十三章	再叫一声爹	231

第一章 雪窝里的“路倒”

老北风尖厉地嚎叫着，蛮横地裹着千万条雪龙，张牙舞爪地在天地间发着淫威，无情地摧残僵冻的树林，欺凌着衰黄的高草。大雪填满了沟谷，铺遮了岭巅，掩饰了壕坑。天地间混沌了。远望一片迷濛，近瞧一片白茫。

傍晚时分，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绕过鸡冠山，顺着柳条边壕，直奔正西那茫茫乡野蹒跚而去。这人手里拄着根打狗棍，肩上挎了个破钱褡子，大风雪里，半走半爬，吃力地蹒跚着抵档深的雪壳子，趑趄趑趄跋涉着，身后留下歪歪斜斜的雪沟，一会儿就被填平。

天已经黑了下来，到处都迷迷濛濛的，泛着雪的青光。赶路人隐约看见，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半截墙埋在雪里的破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那挂满冰霜的眉毛胡子动了动，阴暗的眼里透出一丝亮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突然，他双腿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没加防备，来了个狗抢屎，扑倒在雪地上。这没什么，厚厚的雪盖住了石头瓦块、烂树桩子，常有的事。他站起身，抹把脸，向右手里迈步，想躲过挡道的东西。扑哧，又一个腚墩，四仰八叉，又跌进雪中。“他妈的，倒霉。”赶路人顺嘴嘟囔着骂了一句，索

性坐在地上想歇歇脚再走。要不，把这大木桩子捡起来拿到庙里去生火，也不错嘛。他得意了，留神向他绊倒的地方看去。

这一看不打紧，惊得他舌头吐出老长，眼前雪中，竟露出一条黑乎乎、乱蓬蓬的辫子来，还扎着一根缠了又缠，绕了又绕的红线绳！啊，莫非是人……

丢下手中打狗棍，掀去肩上破钱褡，赶路人不顾一切地用两手扒着雪。

果然是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口中尚有一丝气息……

残破的龙王庙，象一位大病在身、风烛残年的老人，无时无刻不在呻吟、抽泣。庙堂里拢着一堆火，跃动的火光照着两张憔悴的脸。

赶路汉子用庙里的铜香炉化雪水，从破钱褡子里拿出小米和木头勺，煮好了稀粥，一勺勺喂到小姑娘的口中。

小姑娘嘴唇蠕动，缓缓睁开双眼，呆呆地看着这火，这人，脸上现出又感激又疑惧的神情。

“谢天谢地，总算缓醒过来了。”见小姑娘睁开了眼睛，汉子长呼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木勺，往火堆中加了几根枯树枝，又转过身来伸出手想摸摸小姑娘的额头，象是要试试热不热。

“你……”小姑娘惊恐地睁大双眼，身子猛地向后缩去，离火堆远了，慌忙中不注意，后脑勺让供桌腿给撞了一下，虚弱的身子随着倒下去。

“这……”他又急了，起身奔过来，连拖带抱，把小姑娘

弄回到火堆旁躺好。

“我……”她心里还明白，无力的手抓住了火堆上正烧着的一根粗树枝。

这是怎么回事，我救了她的命她还防备我？他心里不明白。

他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心里犯着嘀咕。

跳跃的火光映照两个身影，硕大无比，扭扭歪歪射到墙上，比土台上供着的“龙王”还高。

赶路汉子费劲地琢磨着眼前的事，摘下那冒了顶的旧毡帽，用手抓了抓蓬乱的头发。噢，明白了，瞧着我这打扮，“阴阳衣”补丁擦补丁，提缕拴挂；这模样，长毛扎煞，胡子拉碴，哪个半大孩子不得吓个半死？更何况一个又冷又饿又在发烧、孤零零无依无靠的小姑娘呢！他苦笑了笑，顺手操过打狗棍，隔着火堆对小姑娘轻声细气地说：“别怕，我叫刘铁头，噢，这是外号，没有外号不发家嘛。我大号叫刘金山，早先年开过铁匠炉，挂过马掌呢！如今……唉，不怕你小丫头笑话，如今我在太平街上蹲‘福兴居’要冷饭呵。福兴居你不明白吧？那是花子窝，外人都管它叫‘二柜’，好几十臭要酸饭的挤在一起，吃了上顿愁下顿，要到半碗米，挨上千句骂。唉，福兴福兴，哪来的福兴啊！”

听了这话，打量着眼前这五尺高的汉子，小姑娘的疑惧没有了。可也是呀，那冒了顶的旧毡帽，那飞了边的钱褡子，那开了花的破棉袄，那烂了底的水袜子……特别是那张黑乎乎一层张飞胡子粘住的方脸，处处露出苦熬苦挣的记号。可她仍没完全放松戒备，心想，我一个小孩子要饭吃是因为没

力气，他一个男子大汉，不靠力气吃饭，干什么厚着脸皮向人家要呢？出门在外，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她晃了晃手中的树枝子，问：“这是什么地方？”

“是个龙王庙。闺女，你昏倒在雪窝里，人事不省，好吓人哪。我把你抱到这儿来，现在好了，不冷了吧？”

“嗯，我……”

“别害怕，闺女，这大雪泡天的，连狼都不愿意出来，不会有坏人的。就是当真来了坏人，瞧这，这根打狗棍，黄榆木做的，又结实又硬梆，它可是不光对付狗的。哈哈……”刘铁头好象是忘了饿和冷的折磨，爽声笑起来。

小姑娘受到了感染，心里也轻松了，她将手里的树枝放进火堆，顺势一拨，火更旺了，火星四溅，噼啪生响。“大叔，是您救了我的命，要不，我早就给冻死了。您可真是个好人家……”

“唉，好人有啥用。这年头，又是张大帅，又是青龙好，也分不清哪是兵哪是匪，横行霸道的上天堂，心眼善良的下地狱。闺女，听口音你象是关里人哪，怎么……”

“我……”小姑娘话没出口，眼圈先红了，面对着救命的恩人，哽咽着，诉说起那道不完的委屈。

小姑娘姓白，小名薯叶儿，今年15岁，家住河南中牟白家集。那地方挺美的，往东百多里是当年包拯包大人常住的开封府，村西的贾鲁河缓缓向东南流去，这里的鲤鱼不比黄河里的差，也有不少是红鳞的呢！遇上好年景，芝麻、花生和红薯、棉花什么的，还有旱烟叶子，生得足足的，壮壮的，让人忙都忙不过来。

薯叶儿从小没见过爹的面。听娘讲，白家集这地方好是好，就是十年九涝，黄河一滚道，贾鲁河准涨水，好端端的村子、庄稼全泡在浑浆浆的黄汤里。水撤了，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早先年，百姓饿急了，竟有人吃人的事儿哪！薯叶儿出生的那年，正赶上发大水。没别的办法了，她爹跟她娘蹲在河堤上的窝棚里核计着路子，商定到关东去闯闯，听人说关东的日子好过，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妻子挺着大肚子，行走不方便，就先留在家乡，等丈夫在关东混好了来接她们……孩子生出来，是小子就叫“干儿”，是丫头就叫“叶儿”，反正不管是男是女，都得靠红薯过生活，前边加个“薯”字就行了。八成关东也得吃这些个东西，要不吃啥呢？妻子从怀里掏出两卷黄纸，这是他们白家的家谱，是她丈夫亲手书写的，一样两份，让丈夫带走一份，她留下一份，说是将来不管丈夫回来接她们，还是她们去找丈夫，都好好有个凭证在……一天夜里，丈夫悄悄地走了，他怕临别妻子伤心，没惊动她，只轻轻伏在那高耸的肚子上听了听，亲了一口，就咬着嘴唇扭头走了，河堤下水退以后平滑的沙地上，留下一双歪斜的脚丫印……妻子并未睡着，待丈夫走远了，她艰难地起身追下河堤，跌倒在泥沙地里，泪流满面，默默地心里呼喊丈夫。就这时，薯叶儿哇哇嚎哭着来到了人间……丈夫闯关东一去十四年音讯无有，妻子想带孩子到关东去寻夫，遥遥几千里，又不知丈夫到底在哪儿，真是度日如年，全部希望都倾注在孩子的身上了。去年又发洪水，母女俩实在没了生路，娘一咬牙，闺女一狠心，饿死在乡里，不如死在寻夫寻父的路上，或许老天开眼，真的见到亲人，不

管他发了财还是照样穷光蛋，那都是全家的福气呀，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才好。

要闯关东，先过山东，沿古老的运河北上，到了北平，接着是山海关。母女俩来到那孟姜女寻夫不遇，哭倒长城八百里的地方时，已是深秋时节，秋风起了，秋雨连绵，身上单薄的衣衫抵不住早晚的霜寒，娘卖掉了仅有的值钱物一付银手镯，在旧物店给薯叶儿买了件旧花棉袄和一条海苍蓝夹裤，抵抵早晚的寒凉。

赶到了奉天地界，娘俩就加紧打听爹的消息。可人家都说，挖人参、淘金子那是大北边的营生，离这还一两千里远呢。娘听了一股急火攻心，病倒了，只好在一个村子边上的废瓜窝棚里歇住脚，等娘病好了再往北接着走。偏偏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这天夜里有个马胡子冲到这个村子边上“剿窑”，娘俩被爆豆般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想往屯子里边跑，没走几步，娘“哎哟”一声倒在了地上。

薯叶儿急忙扑过去扶娘，猛然间，手触摸到了娘胸前有一团粘乎乎的液体，血，是血！娘中流弹了！

薯叶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强把娘抱回窝棚里。

娘，只有一息尚存，但已不能说话。薯叶儿本想去屯子里找人，但屯里枪声未停，直到天快亮时，屯子里才静了下来，马胡子走了。

薯叶儿去屯里找人回来，娘已闭上了眼睛。

薯叶儿呼天嚎地，那位好心人劝了一会儿，又找人帮着薯叶儿草草地找地方埋了娘的尸体。

爹没找到，娘又死了，薯叶儿好不悲哀。

薯叶儿揣着从娘身上拿过来的那染了血的家谱，藏在怀里，一路哭着，向北走去。她还要去找爹。她总觉得，爹还活着。

她沿路乞讨，要到什么吃什么，有时一天吃不到一口东西。

在辽阳，薯叶儿遇上了位好心人，是个唱“蹦蹦”的，小戏班里都叫他小金钟。那天晚上，好象是后半夜了，睡在村边一座草垛里的薯叶儿被一阵吹吹打打的声音吵醒了，她寻声找去，附近的一个大院上屋正唱戏呢。她想，反正在草垛里冷得也难受，不如凑进这屋去暖和暖和。屋子里满是难闻的怪味儿、老旱烟的辣味儿、庄稼汉身上的汗味儿和黑脚丫子的臭味儿、戏子们脸上抹粉的香味儿，混在一起，差点儿没把薯叶儿熏个跟头。她没言语，瞧着人缝挤进了屋内。开始还好，身上暖和了，蹦蹦戏的热闹劲儿慢慢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渐渐地她忘记了怪味儿，出神了。忽然，她觉得屁股上被什么东西夹了一下，生疼的，于是动了动，换个位子，又看。不一会儿，她又觉得屁股上有只手在动，慢慢向内侧挪去。她慌了，不知咋办才好，想往外跑，人多跑不动，那只可恶的手象是贴在了她的身上，连捏带抠。她急了，下死命“啊”了声。这一喊不打紧，人们的目光纷纷转过来盯住她，戏也停了，屋内嘈杂起来，“是个女的？”“娘们儿家看蹦蹦，想学几手啊？”“是不是上咱光棍堂来挑汉子呀？”一句句淫邪的恶言恶语直往耳朵里灌，她这才注意到周围都是男人，一张张黑不溜秋的脸上露出吓人的笑模样，挤眉弄眼，有几个圈外的在使劲推圈内的人，让他们往她的身上撞。这一来，那

只乱摸的手更胆大了，竟然把她拦腰抱住，一个带着酸臭味儿的热乎乎的身子贴了上来。她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泪，恨极了，怕极了，红涨着脸双手拼命抓挠。

唱戏的那个小娘们走下土台，拨开那些起哄的庄稼人：“干什么呀，想老婆了找个耗子洞，手痒痒了搔炕席去！”

人们消停下来，闪开了空儿，薯叶儿猛地冲出屋子，跑到草垛跟前一头扎下去，呜呜地哭起来。她想娘，想爹，想有个亲人，有个靠山，她想……她想……她越想越伤心，唉，山穷水尽，羊少狼多，关东真难闯啊，爹呀，你在哪儿呀？

三星栽西了，清冷的月光洒在空荡荡的场院地上，泛着霜色。哭得没劲儿了，薯叶儿呆呆依在草垛里凝望着尚不圆满的月亮，心里一片空白。远处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身影倒映在眼前地上，啊，是那个唱蹦蹦的小娘们儿。不，他不是娘们儿，是个小伙子，俊气，温和，可他来干什么呢？薯叶儿又紧张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给，”一双手捧着几个熟鸡蛋伸过来，“小妹妹，吃吧！”

……薯叶儿跟着小金钟，在蹦蹦班里跑了两个月，比起一个人要饭的日子来，强多了，杂务之余，还偷着学唱几句学浪几招呢！小金钟对她是没说的，就象是亲哥哥。可好景不长，蹦蹦班儿要去江东演出，班主嫌薯叶儿跟着不方便，还多口人吃饭，硬逼着小金钟扔下了干妹妹。

冬天到了，过了冬月进腊月，薯叶儿一个人游荡，又是两个多月了。天寒地冻，肚里没食，身上衣单，又遇上了这冒烟雪，在路上走着走着，她晕倒了，没再起来……

风越吹越紧，雪越下越大，厚厚的积雪遮盖了一切。要不是刘铁头绊这两个跟头，她可真的要成路倒了，刚刚 15 岁的孩子！

听了薯叶儿的身世，刘铁头半晌没言语，他用打狗棍拨弄着已没有多大火苗的火堆，长长地出了口气：“闺女，往后你可咋办呢？”

“找我爹。”

“是呀，找你爹。可你爹他到底在哪儿呀？”

薯叶儿摇摇头。

“你爹走时，你还没出生，眼下，就是你爹站在跟前，你也不认识他呀！”

“我这有家谱，能当证啊！”

“你爹叫啥名字？”

“白阔海。听我妈说，我爹他长得又粗又壮，嘴唇上边有几个麻子，右耳朵上还长着个拴马桩儿……”

“是这样。”刘铁头沉重地点点头，他想宽宽这可怜孩子的心，又觉得不能昧着良心唬人，真不好办。不知不觉，他又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闺女，这几年，从河南山东直隶那边跑过来的人不少，成千上万的，赶山挖棒槌，下窑当煤黑子，淘沙金，伐木头，干啥的都有，不少人都挣钱发财了呢！”

“是吗？关东的日子真比关里家好过……”

“好过？嘿，傻闺女，要是真的好过，咱爷俩就不蹲这破庙台了……”

“那可咋办呐？”薯叶儿又急了，话声里带着哭腔儿。

“慢慢来，慢慢来。让我看，眼下你先跟我上太平街，有个落脚之地。当然，这得你信得过我。蹲花子房也有便利跟着，打听人的机会多些，也不愁住的地方啊。你说是不是？”

“嗯……”

“我也是要饭吃的，老家也在关里，比你早过来几年。闺女，我爹娘用箩筐把我挑过来的时候，还是大清家的天下呢，哪象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连个正经的父母官都没有。对了，你往后就管我叫大叔，我管你就叫薯叶儿，大侄女……”

绝路逢生，又遇上了这位热心肠的长辈，薯叶儿心里有了些底，要找爹，得先稳住脚啊。管他什么福兴居，花子房，还是什么二柜大柜的，先去看看再说吧。“我听你的，大叔。不过，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嫌弃，就认我当闺女吧？”

“这……”

“你可千万别嫌弃，我再也没有个亲人了……爹！”薯叶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刘铁头眼里一热，赶紧扶住薯叶儿，替她抹去额头上的尘土和眼角的泪珠：“苦命的孩子呀！”

风卷着雪，雪裹着风，不停地扑打着破庙堂的门窗。庙堂内的屋角里、供桌上都旋满了雪，只有地中间火堆四周是干的，暖乎乎的。薯叶儿伏在刘铁头的膝头睡着了，脸上微微露出些笑意。她大概梦见了娘，梦见了小金钟，也兴许是梦见了爹的那张带几个麻子的脸和耳朵上的拴马桩……

第二章 初进福兴居

太平街原本同四门苗家、张家窝棚、蔺家河口一样，是个只有几十家开荒占草的农户的大屯子，打从光绪廿四年老毛子修铁路在这设了站点以后，没几年功夫，气儿吹似的就阔了起来。辽东平原上的大豆、高粱、谷子和扎萨克蒙古营子那边的牛马驴羊，纷纷聚到这里，装火车外运；大连运来的咸盐、洋油、大罗绸和下杂货在这里下火车散到奉天、怀德、东丰、伊通……加上这几年关里兵荒马乱、水旱虫灾，逃难的河南、山东、直隶饥民闯关东寻活路，落脚营生，因此，地面兴通，人丁旺盛，反倒成了维系八面城、鹭鹭树、半拉山门和买卖街四大集镇的枢纽，四十里方圆的中心了。

“福兴居”就在太平街里黄泥洼的西沿儿，临近通奉天的官道。夹板土打的围墙，泥母猪编壁、谷草苫顶的正房五间；两根青干柳杆子立在围墙冲南的豁口上，算作大门；门上一根横木，拴着一绺线麻，北风一吹呼拉拉生响，晃悠悠飘荡，这是个标记。南来北往的大车小辆、行商坐贾、牛马贩子经过，都得扔几捆草，舀几升料，或是掏个元八角的奉票小洋，算是周济穷人，行善积德了；要不然，戮着后背骂你个狗血喷头不说，年前年后你就等着晦气事儿吧，失火、被盗、遭

绑票、挨刺窑、铁车油葫芦里灌满土、辕马脊梁被铲破、张三的爹娘是先有后嫁、李四的老婆长着杨梅大疮、掘祖坟、摘轱辘、酱缸里扔屎、冻豆腐上撒尿……别看这里住的都是要饭吃的主儿，可各有各的绝招儿，什么吃竹林的、说华相的、碰瓷的、敲平鼓的、耍黑条的、靠死扇的、要冷饭砣的，还有的人身兼数招，还能来扇子、扞子、破头的活计呢。这叫八仙过海，没有两下子能吃得了要来的饭？瞧瞧，五间正房的门楣上，那乌黑锃亮的大木牌是啥？“福兴居”。张大帅的拜把兄弟，秀才将军马龙潭亲笔，它可替这里的掌柜的撑着腰杆呢！

雪后初晴，嘎嘎冷，大清早起来，真怕被冻掉鼻子。憋闷了好几天的日头爷露了脸，亮光映在雪地上，刺得人睁不开眼。花子头祝天福戴副黑眼镜，袖着手，撇着八字脚，踱进了“福兴居”大院。

按往常规矩，祝天福进院后的头件事，就是跳着板凳去擦抹门上的那块木头牌牌儿，然后，吆五喝六地叫人把大门口过路人扔下的那些“周济”收拾起来，谷草上垛，料粮进口袋，奉票小洋和其它的细货、硬头货由他统一保管。最后是清点人数，收缴炕头费和丁口费。可是今天，他的举动行为却有些个反常。进得院来，一没擦牌牌儿，二没捡“周济”，第三他那把从不离身的窑鞭没挂在手腕上，这可是破天荒的事。祝天福是有名的“祝大马鞭”，那“老牛锤”象征着他福兴居掌柜、花子头儿的权力，谁犯在他的手里，没说的，一顿鞭子打你个腚眼子开花冒血，完了还得用舌头把他那马鞭子给舔干净。冤没处诉，理没人评，就是打死了，怪你命

短，没造化。真叫熊人哪，可没办法，花子房嘛，就这规矩。

五间正房里南北大炕上的“神仙”们还都没起来，一个个咬牙、放屁、叭哒嘴，一抬一夯打呼噜，全不知天已大亮。为啥？窗户上没玻璃没窗纸，一团团地塞着乱棉花絮、破麻包皮、洋灰袋子、草把子，屋里黑咕隆咚的。

祝天福端着架儿慢吞吞地直奔上房。哼，屋里头的这股味儿呀，活脱个茅楼子。他刚想用手堵鼻子，咕咚，脚象落在井里，敢情这门坎儿里边的地面低，比外边差着尺八呢。本来他是知道的，这会儿光想心事了，没在意，差点闪了腰。黑眼镜滑到鼻子尖儿上，怕掉地下摔打了，赶忙摘下来塞进裤兜里：“喀喀，老爷儿照屁股了，还挺尸呀？懒得浑身生蛆，不受大穷算怪了。都他妈给我起来！”

这一吼还真管用。忽啦，二三十老少花子全醒了，虎身下地，靠着炕沿儿站好了排，闭目阖眼地静等着挨训斥、齐小钱。

祝天福没象每天那样挨个收小钱，也没扯扯这个的半截袄袖子，拽拽那个藏屁露腚的灯笼挂裤子骂骂咧咧。他越过大伙，走到睡在紧炕梢的瞎子刘四跟前：“刘瞎子，待会儿到我家去一趟，记住，到西下屋等我，别慢腾腾地，啊？”

“是是。”刘四大气不敢出，连连答应。

祝天福又转向大伙，严厉地鼓起死鱼眼：“听着，今个儿谁也不许出门儿，都伸把手，把这屋子给我收拾收拾。瞧瞧，瞧瞧哇，这团儿，蛋儿，批儿，片儿的，就好象我姓祝的给你们多大气受似的。要让外人看了，非他妈骂我不可，都他

妈给我扯下来，扯下来。还有你们这王八窝，成什么样子……对了，姜疤痢！”

“哎哎，掌柜的，我在这。”随着声音，睡紧炕头的一个瘦猴儿样的人跳趔地蹦到祝天福的跟前，谄媚地陪着笑：“我寻思您老把我姜德万给忘到脑后了呢！有啥事，您老尽管吩咐，上刀山下火海，我皱皱眉都他妈的算孙子。咳，您老就……”

“听着，姜疤痢，你他妈的给我看着这帮耍帐鬼，谁的王八窝不带劲，往死里收拾。”

“是，掌柜的。”姜德万那细脖子挑着的小脑袋一下子拨浪了起来，焦黄的核桃脸扬了起来，扭头看了看花子们：“听到了吧？可他妈别跟我找二皮脸哪！”

“还有……”

“哎是，掌柜的。”

“待会儿我让刘瞎子捎回些白卡叽，你给他们每人撕一块儿，苦到王八窝上。”

“是是……不不，掌柜的，您那样破费，到底是为……”

“多嘴！”

“啊？是……”姜德万马屁没拍成，反倒挨了一趔子。立时，猴脑袋耷拉下去，不过脖子还没打蔫，象三伏天晌午的韭菜，眼巴巴盼着露水。

祝天福的话象是说完了，重又袖起手，边往外走边又大声嘀咕着每来一趟指定念叨一遍的那些话：“一天到晚俩饱一个倒，你们当神仙，我他妈当孙子，跑断腿磨破嘴，求上告下，维持这白养活冤家的鬼地方，图个啥呢？唉，谁让我他

妈贱种，非当这个头儿呢！”

祝天福到了门边，刚抬脚要迈门坎儿。屋里耷拉头的姜德万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象是掉在水里眼看要淹死的人抓到了根稻草，焦黄脸上的核桃纹都开了，尖声尖气地喊起来：“掌柜的，您老留步！”

“嗯？”祝天福转过身来。

姜德万跳跣地凑到祝天福的身边，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话。

祝天福一愣神儿，紧接着连连点头，说：“嗯嗯，对，对，姜疤痢，你小子真他妈想得细致。大伙听着，刘铁头要是回来，麻溜向我禀报，哪个敢怠慢，看我收拾他。听清了吧？”

花子群里响起稀稀落落的应承声：“嗯哪。”

“都他妈大声点，平常抢食吃的那股急劲都他妈送给窑姐了？”姜德万向人群吼着，猴脸涨得通红的：“刘铁头回来，谁他妈敢做豆腐不禀报，我姜德万替掌柜的扒他的皮！”

祝天福戴上黑眼镜，撇着八字脚走了。

姜德万送出大门，直等祝天福没影了，才转回院子，冲着房山墙撒了泡尿。还没等他的龙头归位，就听大门口又传来咔嚓咔嚓的踩雪声，扭头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打了个寒噤。啊？说曹操曹操到，是刘铁头！

不错，进院来的是刘铁头，半月前深夜出走，今天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个小姑娘，那是他在道上捡来的干闺女薯叶儿。

福兴居的门窗破洞里冒起了烧谷草的浓烟，该喂脑袋了。春秋两季“出门”讨要，份子早劈好了的，花子们个人忙